

Domus 2010 年 1 月

良心設計，清貧做人

有人說，馬可在修行。在這篇文章中，馬可清晰的闡述了自己這十年來作為設計師的道路和思想歷程——對土地的敬意，還有三件讓她夜不能寐的事情。

十年歷程

我是一個不喜歡用語言表達自己的人，一直更願意用作品來代替自己說話，好在創作是件非常誠實的事，透過作品完全能窺視一個人的內心和精神世界，所以先從我這十年來的創作生涯開始說起吧。

1992 年於蘇州絲綢工學院畢業後，先來到廣州在企業裏做了三年的設計師，這段經歷讓我感覺到把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來追求的企業對設計師來說不啻為一種災難，我一直渴望找到把服裝和設計作為理想而不是生意的企業，經過幾年的苦苦尋覓卻很失望，無奈之下於 1996 年很不情願地做了老板，跟夥伴一起創立了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一個設計師品牌”的---例外。做例外源於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創造一個非常具有原創性的有著中國人的精神實質和民族自信的品牌，她的品質，審美，設計的高度都是可以站在世界頂尖之列的。隨著對設計的認識逐漸深入，時裝和服裝這兩個名詞對於我開始有了質的分別，時裝秀我想大家每個人都看過，在世界各大都市的 T 臺上司空見慣那些漂亮的、性感的、優雅的，被完美地包裝了的模特，風情萬種的眼神，職業化的微笑，腳踩岌岌可危的高跟鞋，而當她們不慎在臺上跌倒的時候，觀眾還會發出熱烈的喝彩。西方時裝界對女性美的定義和我眼中的東方美有很大的不同，東方的美是含蓄而內斂的，不是一覽無遺的性感，我理解的美的女性就是自信的，真實而獨立的女人，例外就是我實踐東方美的平臺。

隨著我幾年前開始在中國一些偏遠的鄉村旅行，我對中國的傳統手工藝的認識逐漸加深，農民們仍舊保留著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傳統生活方式，他們與土地之間那種親密的，自然和諧的狀態非常令人感動，但他們的世界卻是與時裝完全絕緣的領域，每個人只有幾件老土布的舊衣服，還一直縫縫補補地穿著，長輩們留下來的舊衣裳對於他們如數家珍，每件老衣服都能講出一段故事……這些經歷對我的觸動很大，而這些讓我感覺非常珍惜的事物卻在現代生活裏被很多人稱為沒有用處的東西，我心裏產生很大的質疑：難道由於工業的發展、科技的不斷進步，這些陪伴人類走過千萬年的傳統手藝，生活方式就徹底退出人類的文明進程了嗎？難道這些被人們認為無用的東西就真的將在人類生活中銷聲匿跡了嗎？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在農村的的日子讓我有種找到根的感覺，讓我發現了那些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那些無論科技和經濟發展到何種程度，人們內心深處永恒不變的東西……

2006年我在珠海建立了工作室，並把它起名為“無用”，我想嘗試重拾這些即將消逝的“無用的”傳統技藝去做一些事情，我想挑戰一下自己過往的極限，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具有超越性和啟發性的創作。我對於人的心靈生活和靈魂世界具有天生的強烈的探究願望，通過那些深深感動我的手造之物，我深信最偉大最高尚的創作動機應該是出於“關心人”，對“人”本身的終極關懷——關心人的情感，關心人的精神世界。這種關心包含了愛，但比愛更為廣闊，更無條件。我是一個非常迷戀手工的人，從小喜歡畫畫和動手做東西，人們親手做的東西中常常蘊含著工業機制品無法達到的深厚情感和靈性。現在手工在世界各地所處的境況基本是一樣的，都已經被大量制造的工業品擠到了生活的邊緣。在無用工作室裏我們的所有出品全部是純手工制作的，從紡紗到織布、縫制和最後的染色，全部採用手工和純天然的方式，不會對地球造成任何傷害。這也是我放棄工業的高效，而選擇緩慢原始的手工的原因：如果我們不能通過物質發現其中的用心和寄托的情感及精神價值，那麼對我來講這就是“死的物質”，現在地球上這樣的東西已經堆積如山，空耗了大量的資源。

無用工作室建立不到半年我得到了法國時裝工會的邀請，基於上述的想法，就決定參加07年的巴黎時裝週，對我來說這僅僅是個說話的平臺，我知道我做的東西根本不是時裝，我希望喚醒更多人對這些傳統，這些即將逝去的記憶中所蘊含的情感價值重新加以認識。這場秀的名字叫“土地”，在巴黎的一個百年中學的籃球場裏，觀眾們在作品周圍走動觀看，而演員是靜止不動的，這樣的形式也透露著我的態度：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時裝自產生之始就一貫是等級和特權的象征，但我覺得所有人在作品面前，在真實的土地面前，在勞動者面前是平等的，如果沒有他們的勞動，城市人是沒辦法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在勞動者面前我們沒有任何優越感值得炫耀。這場秀便是我發自內心向養育人類百萬年的大地之母及一直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農民們致以的崇高敬意。

巴黎發佈會之後，一些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開始邀請“無用”做展，外界也開始有人稱我是“藝術家”。藝術是我多年以來內心向往的神聖淨土，我所理解的藝術可以成為人類最後的救贖，人類目前面臨的危機和問題，藝術中都有解決之道。藝術家這個稱呼無疑可以使虛榮心得到很大的滿足，面對這個選擇我考慮了半年，問自己：“如果此生在這個世界上只能選擇做一件事，那會是什麼？”追求自我表現，向世人展現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都已經無法吸引我，我希望實現的是比生命更長久的東西，因自己的作為能使大自然和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更美好一點兒。我覺得一個人的價值不是體現在他的個人成就上，而應是對周遭自然萬物的珍重友善，對他人生命意義的啟發，提升人們的精神生活品質，如果不能在這方面有所貢獻，即使個人功成名就，家財萬貫又有什麼意義呢？有一個怎樣的頭銜已經毫不重要，關鍵是能從自我中出離，身體力行始終如一地為眾生創福。

無用的第一場發佈不久我們又接到了巴黎高級定制時裝週的邀請，08年7月在這個國際時尚的最高陣營中上演了一幕名為“奢侈的清貧”的中國劇，在巴黎小皇宮的露天廣場上，一群年齡各異不同人種的瑜伽太極舞者身穿簡樸衣裙隨蒙古歌手純淨遼闊的歌聲，在落日餘暉下冥

想般地緩緩起舞，宛如夢境中的東方淨土。在致巴黎高級時裝公會的信中我寫到：“我希望讓服裝回歸到它原本的樸素魅力中，讓人們被過分刺激的感官恢復對細微末節的敏感。今天的時代中真正的時尚不再是潮流推動的空洞漂亮的包裝，而應該是回歸平凡中再見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華不在其價格，而應在其代表的精神。”

我的清貧觀

我的工作室位於珠海市郊一個古樹叢生，安靜清幽的百年園林中，這裡曾經是民國總理唐紹儀的故居。在這裡，我的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密不可分，事實上，這也是我希望的樣子。

我曾經是一個生活在大城市裏的每天日程滿滿的忙碌的設計師，來到珠海的三年半時間，我一直在學習的就是適應慢生活，前面兩年因為專注於做巴黎展出的作品，我並沒有好好地發現悄然而至的春天。去年清貧秀後，前面的路已經越發明朗：身體力行地去過簡樸平靜的生活就是我的選擇。今年的春天在我的記憶裏格外的生動鮮活：我看到荔枝樹淺紅色的嫩葉如何在陽光和雨水中轉為翠綠；門口的老樟樹如何在春天裏脫下去年的葉子，魔術般換上一身蓬蓬勃勃的新綠；去年還需要踩著凳子才夠得著的枝頭，如今已經蔓延到門前。兩個月前的一個訪問：你什麼時候感覺到幸福？我答：夏日午後，一隻蜻蜓落在我的茶杯沿上很久都不離去的時候……

我曾經是一個時裝設計師，後來是一個服裝設計師，再後來是一個設計師，還差一點就做成了藝術家，而現在，卻什麼都不是了。就像家裏的衣櫥，原來我曾經有不少於一百多件衣服和幾十雙鞋子，到了珠海每一季的整理之後就會送掉一批，現在留下來的已經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了，化妝品，香水，首飾也都去掉了，現在唯一帶在手腕上的就只有一塊普普通通的手錶了。我希望以後還可以更少，簡單樸素的東西真的不需要太多，因為式樣沒有太大的變化就可以減少佔有物質的數量，在外在物質的層層捨棄中，心的自由度卻越來越大了。我把對物欲的剝除看成衡量修行的標尺，我們的生活裏充滿著貌似必要實則多餘的東西。當我們穿上最簡單樸素的衣服，留著最不起眼的發型，背著最老土的包還能找到那份來自心底的自信時，你的臉上就會自然留露出謙卑而誠懇的表情，你就會明白在最樸實無華的外表下有可能隱藏著最為動人的靈魂；你既不會以貌取人，更不會沾沾自喜；當你不需要憑借外物證明你自己時，你的心才能真正放下防衛而敞開接納他人，因求真若渴而慢慢變得堅韌豐盈。

我們可以設計什麼呢？生活中的必需品根本不需要看得見的設計，看不見的設計就已經不再是設計，而是一份“用心”了。當你面對著和你一樣沉默的材料時，“用心”不是利欲熏心的計算，“用心”不是駕馭和掌控，用心是帶著對萬物的愛惜之情，對手的勞作的尊重去深入體會，先傾聽方能聽懂，聽懂了就順其自然地做了，不扭曲，不強加。大自然的奇妙和偉大足夠滿足我們所有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我們不需要刻意地創造，我們只需要用心去發現——發現潛藏於萬事萬物，自然規律中的道，不需要試圖改變或操控創造了人類本身的大自然。人的生活離不開自然生態，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是生態圈的一部分，人類的行為會直接影響自然，最終回報在我們自己

身上，這就是因果法則，也是永恒不變的宇宙法則。

在工作室裏的生活，我每天大約八成以上的時間都生活在一個人的沉默中，沉默的生活並不寂靜無聲。當我不講話時，外界的聲音都變得異常清晰：清晨是鳥兒的鳴叫，和風吹過大樹，葉子的沙沙作響，雨後是屋檐上的積水滴落在門前的滴答聲，黃昏是隔壁房間傳來的單調卻動人的老織布機發出的歌聲，還有當我把耳朵貼在熟睡的狗狗鼻頭上，她平穩香甜的呼吸聲……每個人其實都有兩把聲音，一個是唇齒之間的声音，另一個是心裏的寂靜之聲，一個響起來，另一就會關閉。韓國的法頂禪師說：“人類基本的存在方式是沉默，沉默不是外在的，而是一直潛藏在我們心裏。要做到自我淨化和自我約束，最快的方式是沉默。想要在喧囂中守護自己的靈魂，就要懂得沉默的意義。”

可能有人會很羨慕我的生活，其實任何人都可以選擇這樣的生活，因為這並不是要求你要擁有多少資產，而是你能夠捨棄多少不必要的事物以獲得心靈的自由。阻礙我們過上物質清貧而內心富足的生活中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於外界的壓力，而是自己內心那麼多不可割捨的過去，多年打拼下來的“資本”，這些資本可能是個頭銜，一套房子，一份穩定可觀的收入，也可能是熟悉的人際關係圈子或一家合口味的餐館，一個住慣了的城市。我們像一隻寄居蟹恐懼離開令我們倍感安全感的殼，但若無法改變自己，我們無法期盼世界有所改變。“捨棄”往往比“奪取”需要更大的勇氣。

什麼是有價值的人生？絕對不是純粹為了滿足個人欲望的人生，有價值的人生是富含意義的人生。雖然這意義往往需要你歷經多年的困惑去尋找，雖然這意義需要你付出比他人更多的艱辛勞作，忍受更多的誤解甚至是批判。當某些遠離本質的東西不知不覺地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慢慢地，我們開始以為它們是支撐生活不可或缺的事物，當奢華浪費享樂至上正逐漸成為現代時尚的代名詞之時，對真實，正直，清貧，高尚，利於眾生的生命價值的追求才顯得尤為可貴。我非常喜歡佛家對‘塵世’這個詞的解釋：“生活的塵世，既非極樂，也非地獄，而是一個堪忍而又蘊含生活趣味的世界。”

這塵世中，你的人生就是你要傳遞的信息，在這註定要歸還的生命裏，你所有的作品，你獲得的所有文憑、證書、獎項都不及你選擇怎樣去活更能說明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無用工作室的生活平靜而充實，令我重拾對萬事萬物的珍視之情，沒有什麼獲得屬於必然，如果我們不能珍惜今日所有那麼我們勢必喪失得更快。在這來之不易的平靜而真實的生活之外，卻仍然有幾件令我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一個人的快樂卻不曾知曉他（她）的痛苦，那麼你根本算不上了解這個人。

三件夜不能寐的事

有三件事讓我夜不能寐。

第一件事是生態危機連綿不斷與物種的快速消亡。

當前氣候變暖、資源匱乏、物種滅絕，人口過剩、環境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危機、生物鏈失衡，加之大氣污染、土壤酸化、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嚴重威脅到全人類和地球上所有生靈賴以生存的唯一的家園！人類歷史中所有的文明和發展，都離不開生態環境各要素的“綜合支持”。全球生態問題的日益突出，不僅對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構成了挑戰，更嚴重威脅著世界各個國家的安全穩定。地球環境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人類與野生動植物，自然生態環境的關係可謂唇齒相依，德國大慈善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說“除非人類能夠將愛心延伸到所有的生物上，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找到和平”。有人預言：環境生態問題將成為 21 世紀戰爭的根源，這絕非聳人聽聞，人類進入 21 世紀，隨著全球資源的日益短缺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課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裡早已明示：環境的惡化是文明的喪鐘，而敲響這一喪鐘的，恰恰是人類自己。造成生態惡化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惜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來謀取經濟發展、把環境保護長期排斥於經濟發展之外等“短視”行為卻難逃其責。環境問題的實質是“人”的問題——人性中的自私，貪婪，狹隘和偏見給地球萬物帶來了難以癒合的創傷，當然也包括我們人類自己。

讓我夜不能寐的第二件事是奢華之風盛行的同時，地球的另一邊卻發出痛苦無助的呻吟。

根據世界奢侈品協會(WLA)發佈的資訊：08年中國以總額86億美元(占全球的25%)首次超過美國奪得世界奢侈品排行的亞軍。但是這些資料還不足以做出完整的判斷，根據該調研報告，2008年中國內地消費者還在境外購買了大約116億美元的奢侈品，即總額達到203億美元。根據貝恩諮詢剛剛完成的《全球奢侈品市場報告》2009年中國奢侈品消費將超過96億美元，據預測2010年將增至120億美元，那時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事實上，中國已經迅速從一個奢侈品加工基地，變成一個奢侈品消費基地，在歐美市場衰落時，中國卻成為地球上新崛起的“奢侈品的天堂”，為各大奢侈品牌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中提供了一個安全舒適的避風港。

三個月前偶然在報攤上看到《三聯生活週刊》(09年7月號)的封面赫然印著“穿普拉達的人民——中國消費者改寫奢侈品消費規則”的大標題，我不禁懷疑起自己的眼睛：我印象中的淳樸勤儉的中國人民何時變成了穿普拉達崇尚奢華的人民了？這篇文章所揭示的現狀對於我近於當頭棒喝，如果前人留下來的五千年文化遺產能給國人帶來真正的自信，他們還需要遠赴海外不惜重金搶購奢侈品來裝扮自己嗎？看看那些在世界各地LV旗艦店門口排起的長隊裡望眼欲穿的國人們，看看在巴黎，倫敦，米蘭的高級百貨商場裡瘋狂搶購打折名牌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的購物場所中國人正取代十幾年前日本人的氣吞世界，揮金如土，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消費者！中國購物團令英國倫敦頂級奢侈品百貨公司Selfridges創造了該店100年以來的銷售紀錄：一個小時的營業額高達100萬英鎊！日本秋葉原的電器店掛出如此直白的橫幅：“熱烈歡迎最敢消費的中國人！”可悲啊！孰不知一擲千金只能換來禮貌上的殷勤服務但從不能贏得發自內心的尊重。不少西方媒體感慨，這輪經濟危機中，“只有中國才能救世界”。然而，憑藉中國掃貨團灑

下的大筆金錢真的就可以救世界了嗎？如果可以，為什麼曾經同樣出手闊綽的美國人日本人沒能挽救這個世界卻走到金融危機和泡沫經濟的漩渦裡了呢？

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 1899 年在他的《有閑階級論》一書中就將美國當時的富人消費稱為“炫耀性消費”。在他看來，為了贏得社會尊重，有閑階級的成員總想通過生活上的炫耀來顯示自己的闊綽和與眾不同的身份。在他們的帶動以及商家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社會浮躁之氣瀰漫、攀比之風盛行，甚至影響到低收入成員的消費方式和價值觀念。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不及美國 1/14，世界銀行今年 4 月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按照國際標準（每人月均收入 255 元人民幣）計算得出的中國消費貧困人口數為 2.54 億，在國際上排名第二，僅次於印度。與此相對應的卻是 2008 年中國在世界奢侈品消費中超過美國躍居第二，如果任憑對奢侈品的過度追求腐蝕社會風氣，就有可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種以奢侈為榮的風氣，這將是比自然災害氣候危機還可怕的局面，貪圖享樂追求奢華宛如這個和平時代的精神鴉片腐蝕著人們的心靈，消磨著人性中最寶貴的意志。

讓我們再看看另一組最新資料：據世界糧食計畫署有關分析資料顯示，2009 年全球饑餓人口數量達到歷史最高紀錄 10 億 2 千萬人（其中有 25% 是少年兒童），但與此同時，各個方面提供的糧食援助數量卻處於近 20 年來的低谷，而到 2050 年世界將面臨 92 億人的吃飯問題，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挨餓的世界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世界，而每 6 秒鐘就會有一個兒童因為饑餓或缺乏醫藥而死的世界無論如何都無法稱為一個幸福的世界。人類的奢侈禍及地球，人類目前對地球資源的掠奪性使用已經大大超出了地球能夠承載的能力，甘地曾一語道破資源匱乏的實質：“地球提供給我們的物質財富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貪欲”。專家們稱：如果人類繼續保持目前的高消費水準的話，50 年內海洋魚類將滅絕，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將被徹底摧毀，淡水將被污染，變得極端稀缺。所以人類其實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大量削減生產和消費，除了生活必需品的製造和消費，避免其它一切非必需品對自然資源的消耗。

第三件讓我夜不能寐的事情是隨著全球城市化進程加劇，世界各民族的傳統文化正迅速地消亡。

全世界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城市人口、土地、資源、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矛盾，給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極大衝擊，文化遺產所承擔的壓力和風險不斷加大。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亞太地區和像中國這樣的文物大國，近年來很多城市景觀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一些傳承千百年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隨著人類心理、自然環境和社區活動的改變而陷入危機，一些歷史地段迅速消失，很多傳統民間文化遺產面臨消亡。國際上有人提出：經濟一體化，文化要多元化、本土化。但是如果人類社會一味將經濟發展作為社會進步的單一指標來追求，文化藝術隨同經濟一體化的同質化和商業化趨勢將無法避免，而商業化了的文化藝術還能稱其為真正的文化藝術嗎？標誌著人類區別於其它物種的信仰，神性和智慧的文化和藝術也就徹底喪失了實質和靈魂，成為人類文明的陪葬品了。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優秀的精華，世界上沒有哪一種文化是可以替代另一種文化的，世界上也沒有哪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世界的魅力源自於它的豐富多彩，人類文化的多元性就是世界文化的特色。單一化的文化發展註定是人類的失敗，如果人類文化的發展失去了豐富性與多元性，那麼很多人性的價值也會一同消亡。

“傳統不是一件衣裝，可以遮掩現代文化的虛骨弱肌；傳統不是一隻花瓶，可讓時尚的花卉變得典雅；傳統是根基的土壤，傳統是命脈的血液……”，植根於中國民間傳統的藝術家呂勝中這樣描述他心中的傳統：這些傳承了千百年來的民間文化已經成為世界各民族的重要基因，留住這些文化，不只是留住人類的美好記憶和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更是為了世界各民族還能保有一個真正的未來。

適可而止，能而不為

讓我寢食不安的三件事情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聯繫？使人類文明延續了幾千年的各民族傳統文化和道德倫理受到近一兩百年席捲全球的工業革命和商品經濟的大潮衝擊，在物質財富的極大增長中，人類的貪欲也被無限地放大，從而使人們擺脫了傳統道德習俗的束縛，目前大部分人類的價值體系和生活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十九、二十世紀以來英美國家的物質文明成為世界各國紛紛仿效的參照物，在此基礎上，對物質利益無節制的追求導致奢侈之風盛行，人們開始佔有越來越多的物質直至最後成為物質的奴隸卻難以自拔，還誤以為物質的極大豐富就是社會發展進步的代名詞，而畢竟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當財富在一小部分人中急劇積蓄時，另外一部分人類及整個生物圈勢必為之付出慘痛代價，嚴重的貧富不均又成為社會動盪不安，恐怖主義滋生的沃土，致使天災人禍層出不窮，氣候危機逐年加劇，過於膨脹的人類已經容不下其它生命物種存在於同一星球上……中國道德倫理信奉因果關係，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從沒有能孤立存在的，氣候與環境的危機僅僅是事物的表像，而更深層次卻反映出人性的弱點帶給這個世界的災難——我們無法逃避的人類過往的短視，自私，貪婪，狹隘所累積的後果，追根溯源，氣候危機和金融風暴的背後正是人類價值觀的危機。

面對一個這樣的世界，設計師無法繼續以往以追求經濟快速發展，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工業時代的身份，愛因斯坦曾說“要渡過危機，無法依賴造成此危機的思考方式”。在二十一世紀，設計師不應該是一味只為展示自我個性，創造短時間流行的消費促進者，我們所面對的危機不再是區域性，國家性的範疇，這是歷史上首次需要全人類共同去面對，去解決的問題，在這個危機面前，人人有責，人人平等，無一例外，這危機讓全世界的人們深切地意識到：我們是一體的，無論發達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貧窮還是富裕，無論大都市還是小鄉村，我們彼此互相依存，不能取代。我們生活環境的創造者——設計師們，不能再關上設計室的門自我陶醉地發奢華之夢了，如果你親眼目睹過一個真實的世界，就會對這個時代真正需要設計師承擔的責任有了全新的

認識。個性時代已無法延續，而共生共用才是整個生物圈（當然包括人類）得以延續的唯一方法，這一半出於人類的生存之必需，另一半出於人性的不斷超越之必需。”

我們迫切需要在全世界建立環境道德倫理觀念，人類的每一項發明創造必需以全球眾生的利益為前提，人類的聰明才智不應是自私地對大自然和其它物種的巧取豪奪，而應該是懂得節制自律的智慧，主動放棄諸多對自己方便卻以環境和剝奪其它物種的生存為代價的行為。我對二十一世紀的設計師的責任做出以下歸納：

道德責任——對於現在的責任：設計師的敏感度和創造力不僅反映於專業的把握上，更應該體現在對社會先知與良知的角色承擔上。設計師必須是一個有態度的人而非一味投顧客所好的工匠，設計師出於良心立場不應無條件地滿足市場的需求。設計師有責任只提供生活必需品而拒絕做奢侈品。不做過度的設計，僅恰如其分地表達，不過分地刺激人們的感官欲望而企圖引發更多的盲目消費，以期更大的商業利益。設計師在社會上承擔社會良知的角色，首要必備的素質是：誠實正直，不為利益名譽出賣靈魂。

生態責任——對於未來的責任：設計師有責任首先考察其設計的產品在製作的整個過程裡對地球生態造成的負面影響，拒絕做單純追求商業利益而破壞環境的產品，而且盡可能有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一旦採用則從一開始設計便要考慮產品的長期使用及循環利用，不做短命的流行性產品和一次性產品。

文化傳承責任——對於過去的責任：設計師有責任深入發掘本民族的文化精髓。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著前人的智慧和創造的世界上，這些文化的積澱使我們受益匪淺，我們有責任對於這些財富加以保護，傳承和再創造，留給未來的人類，而不是在我們的時代中斷。最好的傳承不應僅僅在博物館，而應該是貫穿於我們的生活中，通過創造力令這些傳統煥發新的生命力，使之為當下生活帶來高品質的實用性及高尚的情趣。

目前，人類的物質生活及科技發達程度已經遠遠超過史上的任何時代，但是我們的生活品質到底是提升了還是下降了？如果商品經濟使得金錢利益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從而使人們之間變得疏遠冷漠，那麼，賺更多的錢還可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嗎？藏在不斷追求金錢背後的動機其實是絕大多數人對未來諸多不確定因素的深深的焦慮和不安全感，而金錢真正能夠填滿這些心理上的空洞令我們過上幸福生活嗎？現在世界上的人們似乎走到了乾旱的沙漠地帶，口乾舌燥卻又被海市蜃樓的景象迷惑，那個離我們不遠的沙漠河流近在眼前卻又永遠可望而不可及。幸福就是海市蜃樓中河水的幻影嗎？當金錢利益主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就此告別了最為簡單純真的幸福。中國遲於西方發達國家一百多年進入工業時代，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三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大多還記得我們的兒童時代依然濃厚的人情，依舊蔚藍的天空上漂浮著純淨的白雲，那時的陽光比現在的更燦爛，空氣更清新，和同學一起騎自行車上學的感覺非常好！

去年由美國爆發的經濟危機已經為全世界敲響了警鐘，美國的發展模式，消費模式真的適合全世界來效仿嗎？我們需要幾個地球來滿足人們的貪欲呢？凡事適可而止，不可以過度，這也是

重要的自然法則。發展經濟，商業繁榮也一定要適度，經濟學家已經證明，達到溫飽以後金錢給人帶來幸福感的能力就會大大下降，如果再無節制地追求奢華安逸反而會令人喪失更多本質上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世界上已經不乏成功的案例：喜瑪拉雅山脈地區的小國不丹，一個信奉藏傳佛教的王國，已經為世界提供了非常優秀的例證，這個國家的國王提出以國民幸福指數來取代國民生產總值的國策，把人民生活中的幸福感作為制定一切政策、法律的重要出發點。這一點無論是處於經濟飛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需要深刻反思，因為我們都缺少一種適可而止，能而不為的智慧。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說過：“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二十一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淨空法師對此的解釋：“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不是指中國的政治，也不是中國的軍事、科學技術，更不是中國的工商業，而是指中國文化，就是‘儒釋道’的學說。這個學說在二十一世紀會發揚光大，就能帶給全世界安定和平。文化不分國界、種族、宗教，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智慧財產。”湯因比博士讚歎：“中國大一統的局面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中國兩千年來改朝換代，一直到現在還是大一統的國家。歐洲曾經出現過羅馬帝國，但是一千年之後滅亡，再不能復興了。全世界現在能找到統一的局面，只此一家。”中國人千萬年來在這個世界沒有被淘汰、滅亡的原因是什麼？淨空法師的給出的答案：“就是有倫理道德的教育。人倫的大道是什麼？就是符合自然的秩序。春夏秋冬四時的運行是自然秩序。人倫的自然秩序：父子、夫婦、兄弟、君臣、朋友，這是講人與人的關係，這個關係是自然的，不是哪一個人制定規劃的，自然就是道。遵守自然的法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朋友有信，這是德。古聖先賢沒有不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以道治國，以德化民’，這是中國幾千年來，歷代的聖王教化全國人民的根本！”

中國傳統文化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張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的和諧共存，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大同”，這也是為什麼在人類進入這個多災多難，危機四伏的21世紀時天降大任於中國的原因，中國古代聖賢的教育裡沒有競爭，競爭的教育是從西方引進的，競爭的觀念給世界帶來很大的災難：競爭提升就是鬥爭，鬥爭提升就是戰爭，戰爭提升就是世界的毀滅。唯有中國的一個“和”字，高度概括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林語堂在《中國人》一書中指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後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

湯因比博士的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結束語發人深省：“在人類文明的世界中，人類之愛應該擴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員，包括生命物和無生命物。生物圈包裹著地球這顆行星的表面，人類是與生物圈身心相關的居民，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大地母親的孩子們——諸多生命物種中的一員。人類具有思想意識，他能明辨善惡並在他的行為中做出選擇。在倫理領域，人類行善或作惡的選擇為他記下了一部道德帳。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之母於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

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人類將何去何從？”